

# 达川茶园寺(组章)

## 茶园寺

深山藏古寺。山是深的,而今却无了古寺,仅在唐家河沟的滥觞处,峭立山岩上,莽莽榛榛里藏有几尊小石佛,侧旁的几块残骸昭示着这里曾经的光与影。

梵音已逝,香火已远,钟磬不闻。既然为寺,仁义孝悌,渗进了茶园寺村人的动脉。发源于茶园寺的唐家河沟,流经磨刀梁,汇进铜钵河,将茶园寺人的谦卑,向山外传送。

## 茶园

茶园比寺还早,寺以茶园冠名。茶园凌寺而展,寺傍茶园之腰。

这里,离天空最近,方圆几百里,无一能匹。手可触白云行走的痕迹,能听得见星辰的呼吸。小草仍是小草,枯荣如常,却有睥睨千里的心胸与气度。尽管最易遭秋风摧折,遭冷霜剥蚀它朽残的肢体,但它的触角,一直向春天延伸。

这儿的树也并不伟岸。薄瓣的土地让它多了一份生命的思考,一次次顽强地打掉了风雷雨电的妄想,并以战胜者的姿态向路人晓示着风一次次袭击的方向。

茶园常陶醉于松涛与天地的协奏,聆听山峦、沟壑、溪流谱出的一页页乐章,并以一滴水的喜悦跃进大海的磅礴。

这里需要有一种清凉而有为的生命,并能形成浩瀚。茶树,适时而生,应日月之约,应天地之邀。

垦荒,拓土,刀镰锄铲交响,烟尘飞扬,荆棘、碎岩叱牙裂嘴,狼狽不堪,以悻悻之态让位于一颗颗圆溜溜的茶种。

梦想在大地中孕育。烈日炙烤,冷风刮骨,雷电风雨,聚天地之气,吮日月之华。茶种抵破地皮,茶苗伸枝绽叶,一时间,嫩绿淙淙,像流淌的水,像跃动延展的曲子,恣意地在山坡、茶垄宣泄开来。

一群拓荒者,夕阳下,伫立茶园的最高处,环望这片绿色翻卷的大地。

## 花石岩时光

□龚政联

父亲的扁髻,将花石岩敲得零零碎碎	凄热闹
菜园,稻田,坡地,山林,散落其间	夕阳西下。我的小肚肚里
母亲背篓里的春夏秋冬和着炊烟,将日子熨暖	那些穷苦的日子,咕咕直响
竹篾,编织着收获	不安分的水桶在两边
针线,缝补着希望	晃荡。稚嫩的肩膀上
上学路上,母亲的唠叨声在耳尖萦绕,课堂上朗朗的读书声,在花石岩下飘荡	扁担抱着我颤颤巍巍的身影
散学的院门口,小狗围着我尾巴直摇晃,小花猫也来	往家门里闯。而那一刻
	鸡,鸭,鹅,狗,找到了夜的方向
	田边地角,鸡毛蒜皮
	陈芝麻,烂谷子
	往事掺和着岩边的野草
	卷入老黄牛嘴里
	咀嚼,反刍。父亲的吆喝
	拉远了梦乡

# 母亲和老屋

承载大多记忆与情感的老屋,终于在公元二零一八年的八月八日黄昏,走完了百年的风雨历程,在左邻右舍、乡里乡亲的目睹下,一砖一瓦、一钉一木被请来帮忙的人拆除了。拆除老屋当天,在老家居住的二姐打来电话问我回不回家看一眼最后的老屋,我站在窗前,眼望东南方向的老家,点燃一支烟,沉思良久,在那缕缕飘散开来的香烟味里,我的思绪回到了老屋。

我的老屋,位于大巴山深处庙安乡一个名叫涧子村堰池湾的地方。她背后是山势挺拔的蒋鞍山,面朝远处山势绵延起伏的天宝乡。老屋左上方是一个面积约为五分田地大小的堰池,堰池平时总是干涸的,只是到了下雨天,才有点点浅淡的水。

堰池左边有一口水井,是全院子二十多口人的饮用水。从大山石缝里渗透出来的水,总有一股清甜的味道。尤其到了炎热的夏季,忙了一天的父亲或者母亲担上水桶挑一桶水回来兑凉水喝,那种山泉水凉悠悠的味道总让人回味无穷。

随着岁月的流失,我已经离开老屋有三十多年了,但每次回到老屋,总有一种别样的感觉涌入心间,就像儿女们依恋母亲的感情一样,在某个特定时刻,会出其不意地泛滥,成为你我心中最柔软的暖。

记得最后一次回到老屋是二零一四年的四月二十六日。这天,我八十高龄的母亲因患高血压和糖尿病并发病突然去世。大哥大嫂连夜从成都赶回老屋,嫁在他乡的姐姐们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赶回老屋,我也放下手中的事,带着妻儿匆匆回到老屋送别母亲最后一程。

母亲穿着七层寿衣,安详而平静地躺在寿棺里。失去血液流动的脸庞显得十分白,也许再也没有尘世病痛折磨,母亲的面容是那样的了无牵挂。寿棺放在老屋的正中央,寿棺前放置着母亲的遗像,供前来祭拜的人瞻仰。多年没有人居住的老屋此刻在阵阵乐声中竟然有了生气。突然间,沉寂的老屋热闹了起来。请来帮忙的人络绎不绝地来到了老屋,有的忙着打扫清洁,有的忙着用锄头铲除院坝杂草,有的忙着找办席用的桌椅……

母亲的葬礼选择在五天后的清晨七点。接下来

## 茶场男女

有花就盼蜂蝶采,有茶自有男女来。一个个青年男女来了,有茶树一样的劲道与活力,以茶为务,凝结成一个场。

锄草、剪枝,施肥,一样不能少。锄片擦亮天空,一把把大剪剪碎了霞光,施肥的身影,如鸟影,葡萄在大地上。

漫山的茶叶,扬起鲜嫩的小手,向溅泼于这片大地的青春致敬。

忽略采茶的大场面,忽略青春的大战场,忽略采茶、炒茶、烘茶的“红五月”,我们发现了另一种美。

山顶之上,天穹之下,一群群青春的身影在茶海里隐没。

人群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人,让另一个人看着很温暖。

当春天来临,满坡黄嫩的茶叶待采,男子的小阴谋亦像茶尖当着晨光,有些急不可耐。

采茶中,男子故意与她同一道坡,同一道垄,中间隔着一道绿色的河。

遭遇了爱情,哪儿都找得到船,寻得到桨。对方住址、年龄、家庭略显老调,日光、雾岚、山花、香气、清风、蝉鸣最为适合,小心翼翼,一寸一寸靠近。

这只船可能会轻风荡漾,像双方的心一样微微颤。一次交流,一次颤动;再次交流,较为平缓;多次交流,驶入芳甸。

一个星期夜,一月月光下,在白天劳动的茶室间,男女嗚唱私语,将白天《采茶调》最好地演绎,真正地融情于境。

## 羊子沟

这是一片丰饶的大山,处处煤井让大山显得格外厚重。一副副几乎裸露的身,一张张黧黑的脸,一排排雪白的牙,两只活泛的眼睛像夜空里两颗难觅的星,羊子沟最丰沛的血液馈赠给这群钢筋铁骨的挖煤人。

整车整车的煤,让地面有些瘃痒。煤车摇摇晃晃,一路的吱呀声听起来殷实、听起来沉重。

挖煤人不去思考煤的形成,不去想这座大山在几

百万年前曾经历过怎样的阵痛,又经历了多长时间的沉默与隐忍,才将这丰厚的煤馈赠给大山子民。

翻山越岭,寒暑如常。出门灯火舔着黑暗,回家已是薄暮,日头、云影与之擦肩。劳累、疲惫、伤痛、流血,煤窑知道,崎岖的山路知道,青松与星空知道。

一座座新房矗立起来,白米饭盛满了碗,衣衫不再褴褛,老人能及时就医,汤药屋内飘香……这一切,让挖煤人身子骨挺了又挺,深褐色的皱纹里,柔和了几分。

羊子沟,一个湿润的地名,却释放了山里人十足的雄性。

## 伍氏跑山鸡

这片大山向阳,目光一直向外。对面的仙女山终年雾气氤氲,真目难辨,仙女山温泉增添几分温滑与妩媚。

两座山经年对视,一条温婉的铜钵河从足下淌过。山外的春风并不迟到,山鸟啾啾,野花烂漫,隐含着这片大山大有可为。

茶园已华丽转身,将曾经的旖旎寄放于历史的深处。当初的茶园与现今的乌梅山连成一片,成为达城生态后花园。

乌梅爬上肩背来了,猕猴桃、樱桃等也窜上了头顶。大山无鸡犬,鸟鸣徒增几分空洞。

老屋的颓圮,田地的荒芜,古井的淤塞,晒坝的坍塌,成了背井离乡人梦中青涩的果。

伍氏五姊妹从深圳、达城赶回来,聚于老屋下。老屋不能颓圮,晒坝不能坍塌,田地不能荒芜,山林不能让荆棘藤蔓围剿……

辟场,平整,硬化,铝棚作顶,竹木成楼,一个倚山而建、顺势而为的天然养殖场建成了!

从此,黎明给鸡啄破,阳光让鸡鸣响。

这是跑山鸡的乐园,立定跳、三级跳、单杠、高低杠、跷跷板、攀岩、滑翔、短跑、格斗,此处的鸡精力旺盛,野性十足,母鸡少矜持,公鸡孔武有力。时有小狗与几匹白山羊来大山里的跑道串场,惊起几道喧嘩来。

大山生动起来了,老屋欢快起来了,八十多岁的庄稼佬老汉吧嗒着旱烟,手扬赶鸡竿来回走动,几缕夕阳透过森林,照在他写满岁月的脸上。

# 寄情风物

向来不喜欢灰色和黑色这两种颜色。我总觉得这样黯淡的颜色,不论是在眼前铺开,还是穿在身上,仿佛阴暗下来的天色,让人的心境难以明媚起来。

不过,那次去南方旅行的时候,坐在火车上,透过车窗向外看风景,天色灰蒙蒙的,远处是连绵不断的青山,在灰蒙蒙的天色映衬下,青山却显得格外动人。那迤邐于灰蒙蒙天色之下如黛的青山,虽然没有盈盈欲滴的碧绿,但是,看上去似乎更有着妩媚的青和更丰富的美,凝重,安详,端庄。那是一种动人心弦却又洋溢着别致丰韵的美,弥漫着难以言说的妖娆气息。我的心中涌起了无尽的欢喜,忍不住暗自感谢这灰蒙蒙的天色,将如黛的青山无比生动地呈现在了我的眼前。

如此妖娆动人的青山,使我一下子沉浸在唐诗宋词描画的美丽意境中。江南之地,吴山青青,越山青青,两岸青山相对迎,让人岂能不动情?分别在即的人在这样的情境中,怎能不是君泪盈、妾泪盈?相知的人在青山碧水旁别离,彼此执手相看,泪眼婆娑,实在是叫人肝肠寸断。而就在此刻,两岸青山无语,倒映在碧水里,青山碧水也成了浓得化不开的离愁别绪了,让我无限哀婉。深情的相思总是绵绵不断,怎能不令人感慨?然而,亦有志向高远之人,其心不在于儿女私情,不在于功名富贵,只见青山绿水与自己的情怀相宜,于是,便寄情于山水之间,以山水为伴,度过一生。

□王吴军

年轻时曾经让人动情的那一个人,怎能轻易忘怀?那些曾经无法最终拥有的爱,犹如美丽的昙花灿烂了沉静夜色,却成为了心中最难忘的记忆。人在红尘,世事茫茫,爱与不爱也许都要向前跋涉。即使是种梅养鹤,寄情于山水风物,也是另一种充实丰富的人生。

我是一个极其喜欢缤纷色彩的人。胭脂红、象牙白、秋香绿、柳黄、葱青、碧蓝、黛紫、藕荷色,各种各样美丽动人的色彩,对于每个人来说,真的是一片片旖旎的风景,对于我,也是如此。

比如“胭脂红”,我就格外喜欢。“胭脂”这两个字,和“红”搭

师徒言农摄影



# 人生如昙花

与家里的那盆昙花结缘,已有多多年。想当初,它只不过是朋友处要来的几片扁平的叶片,被我小心移植在花盆里,经过长时间精心护理,它便生根发芽,日渐茂盛起来。记得三年前的一个夏夜,屋子里突然飘进一阵香气,四处张望,发现是我培育的昙花开了,一朵朵淡黄优雅的花儿绽放在花盆里,香气溢满夏日的夜晚。那晚,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昙花的绽放。

诗人赞美昙花犹如怀春的少女一样羞涩,只在夜深人静时才会偷偷开放,而后瞬间凋谢。怀着这些好奇,我快步来到跟前,静静地看着盛开在这个美妙夏夜里的昙花。寻找着清香的源头,原来在宽厚的暑叶中间,只见花萼簇拥着嫩绿丰硕的花苞,在顶部中央隆起,花苞开着口,露出一片两片三片……淡黄的花瓣,慢慢地,慢慢地,围成一圈;紧接着,在花瓣的中心,花苞的最深处中央,纤细的毛茸茸的金黄如灯丝状的花蕊徐徐露出,中间一根银白色的柱状高高翘起;最外面,褐红成根状如钩样的花萼也随之卷展开,有点像丝菊。绽开的花瓣从里到外,从上到下,由宽至窄,纯净柔软,最后竟变成乳白色,晶莹剔透,其状如莲,其润如玉,轻如帛,白如云……两朵昙花,一前一后,一大一小,先后绽放,极像刚出生的孪生姐妹,脸颊紧贴,相互依偎。

□张梅

我细细地观赏着,寻找最佳的角度,拍摄它们妩媚的笑容。它们风姿绰约,也像多情的恋人相互偎依,欲语害羞;淡淡的香气弥漫在夜色里,令我疲惫和烦恼顿消,身心愉悦欢畅。到了凌晨时分,醉人的芳香逐渐消失,昂扬的花梗慢慢弯曲,清丽的花朵耷拉着脑袋,一点也不顾及面前我这个主人的感受。

目睹昙花花开凋零,我从兴奋的震撼中落入低谷。昙花究竟是怎样一种情怀,如此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?冥思苦想,我想不出答案!大自然之大,植物如此奇妙!只好任由它们去吧!从那以后,我任由昙花匆匆绽放,继而匆匆凋谢,甚至把它随便放在阳台一隅。心情愉快的时候,偶尔给它浇一点水,任它们花开花谢,它在我心里已经没有多大的兴趣了!

配在一起,用在颜色的名字上,比大红或粉红都要生动许多,看到“胭脂红”这三个字,就已经让我心生喜悦了。

一直觉得“秋香绿”这个名字也是那么好。“秋香绿”,每次念出这个颜色的名字,就像呼唤一位才情俱佳的女子一般,“秋香绿,秋香绿……”一声声,一声声,在我看来,这是那么亲切而生动。我当然也知道,这个旖旎多姿的“秋香绿”的名字,别人听来可能是很平常的,可是,我却其中感觉到了诗意之美。

“柳黄”这个名字也是那么好,让人想起了初春的嫩柳,也让我想起了情窦初开的爱,刚刚萌生出的情思,像嫩柳一样鲜美,像嫩柳一样羞涩。

还有“象牙白”的莹润,葱青的碧翠,碧蓝的明朗,黛紫的浪漫,藕荷色的清雅,这样的名字,这样的颜色,都是那么楚楚动人。

在我的内心深处,有着一片田园,美丽而安详,里面有素淡的小花,有青青的芳草,细细的风吹过,就会弥漫起一缕缕清新淡雅的芬芳。这芬芳是极淡极淡的,然而,却又是无比生动的,因为,这是我的一瓣心香。

走过少年的时光,那些少年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消失,生命的成长让我变得沉静如池中一朵从容的莲,清幽、淡雅,向往着幸福和美好。

在生命的时光里,我渴望能和知心人一起赏花赏月,看雨看云,听水听风,欢喜,自在,如此,则足慰平生。

欣喜自在,无愧于心,是人生的美好境界。我向往,我喜欢,我也会努力朝着这种境界前行。

有了心中的喜欢,有了美好的灵魂,处处皆是旖旎的风景,处处都是动人心弦的桃花源。境界,其实真的都源于一颗心对于世界真切的爱和感知。

真的,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片田园,那里有着无限美好的境界,那是我对这个世界真切的爱。

这就是境界之美。境界之美,其实就是自然之美和生活之美。寄情于自然之美和生活之美的境界中,欣然生活,畅快地去拥有一片丰盈和蓬勃,这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好。